

辽宁戏曲叢書

評 劇

孔雀東南飛

李 筏 改 編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进一步貫徹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針，繁荣我省的戏曲創作，扩大与丰富各剧团、社（包括業余剧团）的上演剧目，特編輯“辽宁戏曲叢書”以供全省各剧团、社和全国各地讀者們参考。

在“辽宁戏曲叢書”里所收集的剧目，均系根据傳統剧目或历史故事、民間傳說等整理、改編的；也有一部分是反映現代生活的剧本。在整理、改編过程中，凡是改动較大的，我們均將在該剧本的“后記”中加以說明。本叢書所选用的剧本，大部分都爭取經過实验演出，并且根据演出單位的意見，进行多次修改。但由于編輯工作經驗不足，差錯难免，希望各剧团、社演員和各地讀者、專家們指正。

辽宁省文化局剧目室

人 物：焦仲卿 焦月香 焦 母 刘蘭芝
 刘 母 刘 洪 五公子 县 丞
 車 夫 轎 夫
 家員与侍女若干人

时 間：汉末建安年間

地 点：廬江府

第 一 場

〔焦仲卿騎馬上。

焦仲卿：（唱）身为小吏守清廉，
 案牘劳煩不得閑，
 只求得一家安乐心願已滿，

〔見來到家門，下馬。

 母亲定然兩眼望穿。

開門來！

〔焦月香在室內答应：“來啦！”跑上。

焦月香：（唱）媽媽她睡了晌覺，我在窗下做針綫，
 屋里边靜悄悄的，一个人可真孤單。
 这几天我头半晌也等来后半晌也把她盼，
 盼望我嫂子，快从娘家轉回还。

誰呀？

焦仲卿：月香么？为兄焦仲卿回来了。

焦月香：（喜）哎哟，我哥哥回来喽！

〔月香開了門，仲卿走進。

哥哥您好。

焦仲卿：我好。——母亲可好？

焦月香：媽媽好。

焦仲卿：可在家中？

焦月香：今兒个沒出去串門兒。

焦仲卿：待为兄前去問安。

焦月香：等一會兒再去吧。媽媽剛吃过午飯，在房里睡晌覺哪！

焦仲卿：（點頭）如此，就不必惊动了。——賢妹，这些日为兄不在家中，你嫂嫂可曾招惹母亲生气？

焦月香：我嫂子呀？她前三天回去住娘家去啦。

焦仲卿：噢！倒是該当归宁了。

焦月香：（想了想，低声地）哥哥！

焦仲卿：何事？

焦月香：您这次回家能住几天？

焦仲卿：郡衙公务煩忙，为兄明早就要回去。

焦月香：那……您呆會兒見了咱媽，可好好劝劝她吧！

焦仲卿：劝說什么？

焦月香：哥哥呀！

（唱）我嫂子前三天回了娘家，

咱媽媽总出門也不知她忙些什么？

也不管我在家看門还有点兒怪害怕，

昨下晌她把东庄柳大娘請到了咱們家。

媽叫我鋪好坐墊把竹帘也放下，

又叫我拿点心，又叫快沏茶。

誰不知道柳大娘是出名的快嘴巴，

她和咱媽坐在一塊兒，嘀嘀咕咕嘁嘁喳喳，
整嘮了半下晌，也沒說一句好聽的話……

焦仲卿：（不以為然）噫！你小小年紀，怎好背後講說長輩人的短處？！

焦月香：（唱）哥哥呀！

可惜您沒聽見她們說了些什么！

您若是聽見了准把肺氣炸，

焦仲卿：這倒未必，為兄不會生氣。

焦月香：（唱）不生氣除非是個聾子、啞巴、泥塑的菩薩！

咱媽媽她都說……

焦仲卿：都說什么呢？

焦月香：（唱）……不告訴您也罷！

焦仲卿：也好，你不告訴為兄，為兄也不問你。

焦月香：（急得忍不住）哎喲喲我的好哥哥！

（唱）咱媽媽和柳大娘談論我嫂子她……

焦仲卿：（微驚，又蹙眉搖頭）女孩兒家，莫再聽這些閑話！

焦月香：（唱）這是我親耳聽見的，一點兒也不假。

媽媽說我嫂子是……什么小戶人家。

什么沒教訓，什么不听话、不懂禮法。

柳大娘幫着媽的腔，火上把油加。

哥哥您好好勸勸媽媽把火氣往下壓……

焦仲卿：（低頭嘆息）唉！這是那里說起！

焦月香：（唱）您可別還當是小事兒不算什么。

媽這回可不同往常，我覺着有點兒怕……

焦仲卿：（有些疑）怕？你……怕什么？

焦月香：（剛要開口）怕……

〔恰恰這時焦母在內室咳嗽了一聲。〕

焦月香：（唱）再說吧！——您快上前拜見咱媽媽。

〔仲卿規規矩矩站起來，月香也老老實實站仲卿身後。

〔焦母從內室走出。

焦 母：是誰在這兒說話哪？

〔仲卿恭恭敬敬地上前施禮。

焦仲卿：參見母親。

焦 母：噢！是仲卿回來啦。快坐下吧！

焦仲卿：是。（坐下）

焦 母：仲卿啊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？

焦仲卿：孩兒剛剛回來。——母親身體可好？

焦 母：好！（看了看仲卿，忽然臉上笑容散起）唉！看起來你還算是有點兒孝心，沒忘了你这个苦命的老媽。

焦仲卿：兒每日身在郡衙，心在家中，每時每刻都挂念母親。

焦 母：那就好哇！仲卿啊，今兒個媽媽有件事兒要問問你。

焦仲卿：請母親教訓。

焦 母：你說咱們家誰大呀？

焦仲卿：自然是母亲为大。

焦 母：不对呀！就数着你大啦！

焦仲卿：（站起，躬身而立）孩兒怎敢越禮……

焦 母：你听我說呀！孩子，从前你还小，媽媽我說什么你听什么。現在呢？你翅膀兒長硬啦：身在郡衙供職，大小也是个官兒，家里又有个当意的媳妇，她說什么你信什么，这个家，可就是你們小兩口子說了算啦！媽媽我老嘍！說話呀淨說些人家不爱听的；出事呢也出些个人家看不慣的——这就难怪人家拿我不当回事兒啦！

焦月香：哥哥聽見了沒有？媽又生嫂子的氣啦！

焦 母：（瞪月香一眼）靠后点！女孩子，別學那么多嘴多舌的。

焦仲卿：母亲錯怪孩兒了，孩兒縱然不肖，也不敢慢待母亲。您那兒媳么？她更是不敢。

焦 母：不敢？（苦笑了一下）傻孩子，你真傻呀！

焦仲卿：孩兒愚昧，母亲指教。

焦 母：你終朝每日在郡衙理事，一年之中也只过来家三回五回；那一回都是頂多不过住兩三天就走，咱們家的事兒，你上那兒知道去呢？媽媽我可是一年到头和她在一塊兒，什么臉子都得看，什么声兒都得听；不能吃的也得吃，不能咽的也得咽。唉！亏着媽媽我無能，什么事都能將就，若換个性子剛强的婆婆，咱們家早就吵翻了天啦！

焦仲卿：您兒媳……她不会是那等样人。

焦 母：怎么样，我說你是傻孩子，你可真够丁傻。是什么东西糊住你的心竅啦？連你媽的話你都不信啦嗎？

焦仲卿：孩兒实不知您兒媳……她有什么过錯？

焦 母：你不光是不知道，你也不想知道。

焦仲卿：孩兒願知，母亲請講。

焦 母：你若非讓我說說不可，我就說說。別的都不提啦，單說最近這回事兒吧：前天，你媳婦要回娘家去，我知道她这是懶得織絹，要回娘家玩几天。我也不願多和她惹气，她愛玩就玩去吧；若是不叫她去，又該埋怨我这个婆婆太苛毒啦。临走时候，我囑咐又囑咐：咱家里忙，人手少，还有不少紗等着織，回去千万別多住——三天头上你就回来吧！她滿口答应着走啦。可是今天都到了第四天啦，還沒見她的人影兒哪！

焦仲卿：（不知說什麼才好）这……

焦 母：这不是欺負媽媽我老实嗎？

焦仲卿：（連忙陪笑）母親，孩兒明白了：想是她多日不曾歸寧，一旦回到娘家，母女們眷戀難舍，因此多留她住上一日，也是有的。母親，您是位慈心之人，不會怪罪她的。

焦 母：嘖，嘖，嘖！瞧哇，你替她解脫的多么好哇！媽媽不体谅人情啦是不是？

焦仲卿：孩兒并無此意。

焦 母：（有些嚴厲了）哼！我看你是白念了那些詩書啦！你沒想想，若是事事總由着她的性兒來，咱們還有沒有個家規啦？她眼睛里還能有我這個婆婆嗎？哼！你若再寵她，她可就要上天啦！

焦仲卿：（急施禮）母親，且莫生氣，孩兒立刻前去將她接回來就是。

焦 母：你到老劉家告訴她：是焦家的媳婦，就和你一塊兒回來；若不願當焦家媳婦，她就在娘家當一輩子家姑婆——永遠不用回來啦！

焦仲卿：孩兒一定喚她回來。

焦 母：隨你的便吧！

焦仲卿：是。只是母親上了年紀，身體要緊，她乃無知之人，不必與她生氣。

焦 母：唉！（意味深長的）媽事事都是為你想想，你反倒事事都為她想，……行啦，別多說啦，天兒已經過午啦，要去就快走吧！

焦仲卿：孩兒遵命。（施禮，走出門來，長吁一口氣）唉！

〔仲卿騎馬下。〕

焦 母：（冷笑）哼哼！這回我算鐵了心，就這麼辦啦！

焦月香：（試探地）媽呀！您說的是我嫂子嗎？

焦 母：媽的事兒你少打聽，快去學你的針綫去吧！

焦月香：不嘛！媽呀！您消消氣兒吧！

焦 母：（一笑）傻孩子，你懂得什麼？

焦月香：我怎麼不懂！昨下晌您和柳大娘說的話我都……都聽見啦！

焦 母：（不悅）什麼，你都聽見啦？你這個小丫頭，十三四歲的毛孩子就管起媽的閑事來啦！若再住兩年，你就要成精啦！

〔月香低著頭，瞞著嘴。〕

焦 母：（另有用心地）月香啊！你過來，你是媽的貼心人兒、乖寶貝兒！既然媽的事兒你聽見了，媽也用不著再背著你。听媽媽說：（小聲）媽媽打算給你再娶個好嫂子，你喜歡不喜歡哪？

焦月香：（不由得吃驚）啊！再娶一個嫂子？

焦 母：對啦！媽媽打聽著東莊有個好姑娘，她哥哥是位孝廉，她的才貌遠近聞名，可算是門風也好，人也好。媽媽已經托你柳大娘說媒去啦；若是說妥了，給你哥哥娶來家，媽就不用天天生閑氣啦！你哥哥也更體面啦！孩子，你這當小姑的也跟著光彩呀！

焦月香：這麼說，我就有兩個嫂子啦？

焦 母：唉，不是。要娶那個，就把這個休了！

焦月香：休？什麼叫休哇？

焦 母：休就是咱們家不要她啦！

焦月香：不要我這個嫂子？那可不行！我們在一塊兒怪好的，我一時也不能離開她，這回她回娘家住這麼幾天，我都想的吃不下飯兒去；若是她一去不回來，我就得想死啦！

焦 母：不要緊，有了你的新嫂子，幾天兒你就會把舊嫂子忘

了！

焦月香：不能！我忘不了，我这个嫂子太好啦！

焦 母：好什么？三天就能給媽織五匹絹，还好呢！

焦月香：那还少嗎？

焦 母：唉！織絹多少倒也是小事兒。孩子，不过这閑气兒媽媽可生不起。俗語說，鴉鵲窩里生不出鳳凰來！她娘家就沒有一個正經人，養出她這個姑娘還能不是敗家精嗎？你看她不多言不多語裝模作樣象挺好似的，她心里可暗暗地跟媽作勁兒：簡直比那難管的還難管！媽媽一見她那個臉子，就覺着嗓子噎得喘不上气兒來。媽這條老命还想多活幾天，就是不想活了，也寧肯得個急病兒死，不能讓她活活氣死。

焦月香：我看着怎么不那樣呢？

焦 母：那是你还小，你長大了就明白了。

焦月香：不管媽媽怎么說，這事兒我哥哥也不會願意。

焦 母：（厲聲）你哥哥不願意？你哥哥是媽媽我養的，媽說一，不許他說是二！就連你小月香也記住：媽疼你只管疼你，你若不聽媽的話可不行！你若敢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們倆，小心我揭了你的皮！聽見沒有？

〔月香一扭身，委委屈屈地哭了。

〔焦母有些不忍，把月香拉過來，摟在懷里。

焦 母：我姑娘可是個好孩子，多咱都聽媽的話，不惹媽生氣。別哭，媽親你。媽方才的話太厲害了嗎？別害怕，媽是跟你說着玩哪！

焦月香：（眼巴巴地瞅着焦母）您方才說的話是說着玩的？

焦 母：是說着玩的。

焦月香：（又追問一句）您要休我嫂子也是說着玩的？

〔焦母只點頭，却不說話。

〔月香竟信了，偎在焦母怀里撒嬌。

焦月香：那您方才吓唬我干什么哪！

焦母：（撫月香的頭）媽的小傻閨女呀！

（唱）你是媽的閨女應該向着媽，

別把這些說着玩的話，告訴你嫂子她。

再住上幾年你成人長大，

媽一定給你找個好婆家。

〔月香羞得掙出焦母懷。

焦母：喲，我閨女害臊嘍！

〔焦母往內室下。

〔月香想到媽媽不生嫂子的氣了，喜得拍着手，跪下。

第二場

〔劉蘭芝端藥碗走上。抬頭見紅日西斜，蹙眉凝望，低聲嘆息。

劉蘭芝：（唱）對長空禁不住一聲低嘆，

眼望着紅日西斜又是一天！

回娘家婆母給我三日期限，

偏遇着母親偶染風寒；

怎忍心不顧母病回家轉，

又耽心婆母挑剔不肯容寬。

背人處我自把眼淚偷咽，

怎好把滿腹心事露出唇邊？

這幾天笑也不成哭也不便，

住不下又回不去進退兩難——

〔走進屋裏。

站床前低声兒把母亲呼喚，

請母亲起床来服用藥丹。

母亲請来用藥。

〔蘭芝放藥碗于桌上，進內室扶刘母出房，坐好，刘母接过藥碗。

刘 母：待我用下。

〔刘母服藥。

刘蘭芝：母亲今日好得多了？

刘 母：好得多了。——啊，女兒，你来家几日了？

刘蘭芝：四日了。

刘 母：四日了？咳！都怪为娘偶染風寒，連累我兒多住了一日。此时为娘病已見好，你快些回去了吧！

刘蘭芝：母亲年迈，病体剛好，为兒怎能放心回去？

刘 母：为娘也舍不得我兒离开跟前，只是……听說你婆母性体不好，家規森严，你莫要落下个不守礼节之名。

刘蘭芝：母亲，

(唱)站床前面帶笑尊了一声娘，

請母亲寬心养病莫挂心腸；

我婆母是位慈心之人必能体諒，

体諒我們骨肉之亲，母女情腸。

今晨起兒已經求托兄長，

到焦家去送了信，料也無妨。

刘 母：(點頭)嗯！这才算尽了妇道。

〔刘洪自外歸來。上。

刘 洪：(唱)适才問五公子对我言講，

寻机会謀一官职，他一定帮忙。

哈哈……

〔刘洪兴高采烈走進門來。

刘 洪：參見母親。

刘 母：罷了。

刘蘭芝：兄長回來了。

刘 洪：賢妹少禮。

刘 母：洪兒，今晨你妹妹托你到焦家送信，你去過無有？

刘 洪：到焦家送信？我沒去！

刘 母：你為何不去呢？

刘 洪：我妹妹回來住家，正巧遇上母親有病，當然要多住上幾天，這還用的着到他們家送信？難道說我妹妹嫁給他們家，連我也都跟着小了三輩兒嗎？

刘蘭芝：兄長，我那婆母……

刘 洪：她怎樣的？

刘蘭芝：她……無有什麼！

刘 母：洪兒，你妹妹身為焦家的媳婦，就該守她焦家的規矩，听她婆母的管教才是。

刘 洪：母親，您干嗎那麼害怕他們！我妹妹在她們家，得听她們的；可是回來住娘家，她还限日子，多住一天也不行，這叫什麼管教？我看明明是跟咱們家擺架子！

刘 母：（愠然）休要這樣講話！（對蘭芝）女兒，你兄長既然未到焦家送信，你还是快快回去，免出是非。

刘蘭芝：女兒遵命。

刘 洪：慢着！——母親，您的兒媳婦不在家，您的病又沒十分好，我妹妹若是再一走，誰來侍候您的湯藥哇？

刘 母：明日你將你媳婦接回也就是了。

刘 洪：孩兒這幾天和朱太守的五公子，吟詩作賦，講書論文，明朝他還要到咱們飲酒，那有工夫去接她呢？

刘 母：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再留你妹妹不走。

刘 洪：留我妹妹再住上几天，我看也没什么。我就不信，焦家老太太也不是一只老虎，难道她还能把我妹妹給吃了嗎？

刘蘭芝：兄長，小妹我……

刘 洪：（橫了一眼）你？我看你是枉讀了詩書，心里就沒有这个母亲啦！

刘蘭芝：母亲……

刘 洪：哼！

刘 母：唉！

〔焦仲卿內白：“走哇！”騎馬領車夫上。

焦仲卿：（唱）無精打采心神不穩，

來接蘭芝受苦的人。

〔仲卿下馬，將馬交車夫，車夫暗下。

焦仲卿：開門來！

〔刘洪聞聲開門。

刘 洪：（見是仲卿，非常冷淡）原來是焦家妹丈來啦，請到里边吧！

焦仲卿：內兄前行。

刘 洪：走吧！

焦仲卿：如此，請！（先進門來）

刘 洪：（自語）还真找上門兒來啦！（隨後也進了門）母亲，我焦家妹丈來啦。

焦仲卿：（施禮）岳母大人安好！

刘 母：賢婿少禮。——請坐。

焦仲卿：謝坐。

刘蘭芝：官人。

焦仲卿：娘子。

刘 母：怨老身染病，不能親自款待。

焦仲卿：（微怔一下，明白了）啊！原来是岳母大人玉体欠安，怨小婿不知，未能早来問候。不知可曾痊愈？

刘 洪：多謝妹丈的挂心。家母的病勢剛剛見輕，眼前这几天还需要有个亲人兒（目視蘭芝）来侍奉着才行。

焦仲卿：（当时倒無主意了）……啊！

刘 母：（見仲卿神色，覺得奇怪）賢婿来到舍下，有何要事？

焦仲卿：（不好開口）这……

刘蘭芝：官人，莫非婆母……放心不下？

刘 母：賢婿，只管講来。

焦仲卿：岳母哇！小婿今日原是奉了家母之命，来接令媛回去；既然岳母大人病体未好，就……

刘 母：你妻本当昨日回去，只因老身染病，才留下她多住了一日。今日亲家母讓賢婿来接，正好一同回去！

焦仲卿：理应再住几日，侍奉岳母。

刘 母：不用了。快些回去，免得亲家母悬望。

焦仲卿：如此，多謝岳母！小婿告罪了。

〔焦仲卿站起施礼，刘洪也站了起來。〕

刘 洪：怎么着，你們說走就走嗎？好！痛快走！从今往后，我这个家你們少来！

焦仲卿：內兄錯怪了。

刘蘭芝：兄長体諒。

刘 洪：別說啦，走吧！

刘蘭芝：（望着刘母）母亲。

刘 母：洪兒，莫要責难他們。（对蘭芝）女兒，回去之后，要好好孝敬你那婆母，侍奉你丈夫，看待小姑，宁多受些辛苦，也不可落下个不賢之名。若是不守礼节，惹你婆母生气，为娘知道絕不寬恕与你，可曾記下？

刘蘭芝：女兒記下了。

刘 母：賢婿，恕老身簡慢，小女若有不周之处，还望多加担待。
代問你母安好。

焦仲卿：是。

刘 母：天色將晚，快些回去罢！

焦仲卿：是。——小婿告辞了。

刘蘭芝：女兒回去了！

(唱)施一礼拜母亲，兒要回轉，

过几天兒再来問候金安。

請母亲珍重將养莫把兒念——

刘 母：洪兒替为娘相送！

〔刘母拭泪住內室下。〕

〔仲卿、蘭芝出門，刘洪送出。〕

〔車夫牽馬上，又下推車上。〕

焦仲卿：請內兄留步！

刘 洪：哼！煩勞妹丈回去告訴你們家那位不講理的老太太，
以后別那么眼中無人，少摆架子！我妹妹好欺負，我刘
某人可不是个讓人的。告訴你們說：你們家有穿紅的，
我們家也認識挂綠的！我話已說完，恕不远送！

〔刘洪說完話，一轉身進門去，气哼哼地把門一關，下。〕

刘蘭芝：(輕声)呀！

(唱)刘蘭芝听此言更把愁添。

〔焦仲卿扶蘭芝上車，自己上馬，緩緩而行。〕

(接唱)母亲的慈愛三冬暖，

哥哥的冷語六月寒。

婆母她整天是橫眉豎眼，

左不是右不是处处刁难。

今日里命官人接我回轉，
多半是为我在家多住了一天。
疑慮不安我把焦郎喚……

焦郎！

焦仲卿：娘子！

刘蘭芝：焦郎临来之时，婆母生气無有？

焦仲卿：母亲么？——娘子不必多問了。

刘蘭芝：（唱）焦郎你对为妻只管明言。

焦仲卿：唉！

（唱）回去后母亲若怪你誤了期限，

娘子你加意謹慎切莫还言。

刘蘭芝：（唱）願婆母能念在我母亲的情面，

焦仲卿：（唱）为夫我替你劝說——你莫要不安。

刘蘭芝：（唱）夫妻俩面对面長吁短嘆，

二三年又何尝欢笑过一天！

織机兒陪着我常到夜半，

井里水照見我的憔悴容顏，

綉枕上斑斑点点泪珠湿遍，

心坎下抑抑掩掩無限辛酸！

看路旁衰草絲絲連天远，

好似我愁思綿綿無际無边；

它乱在我的心头难以剪断，

它紧繞着車輪兒，沉压着馬鞍。

我只盼有一日愁云消散，

一家人和和美美过上百年！

不觉間越过荒村行过溪畔，

——猛抬头，一輪紅日墜下西山！